

卷三十四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益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澆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筭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漕輓之宜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民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

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今儀楚今淮泗今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監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皆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

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胡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監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牖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泥滯。淺澁則費

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
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
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
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
人轉船載鹽之法于前伏乞

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
一分則受一分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洛以地隆阜而
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脩汴

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
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
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
入泗達于淮。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
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
沒不知所在。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
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
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
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水入河者。率由蔡河經

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蓋諸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

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淮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于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

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浦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汴淮險惡乃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為利。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

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牐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脩復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牐我

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甃宋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甃土以備風浪網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入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徃徃欲於舊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甃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

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
牖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
歛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
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
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
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
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明越揚楚幽薊萊密俱岸大海舟

船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沙以沙其長
無際洋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曰料角不可
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州號為沙朱清者嘗備海
濱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
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
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跡不
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
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為防海民
義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遂言
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巳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

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

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

海道也。

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漕。旱枯。陸運至濬縣。其門一百八十里。

御河入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

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

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

平江劉家港。

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

入海。至海門縣界。開

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

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

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

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

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儻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比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成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

浙西東瀕海一帶

浙江布政司及蘇州松江三府

由海通運

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

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臣家居海隅頗

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制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

州劉家港訪問旁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戶
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
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
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
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
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更初起
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
于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
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
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

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

許其自肯免其本罪及行廣東

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

有司便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

以海高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

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

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

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

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

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是何

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

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
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
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
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
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
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
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
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
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
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

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
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
可以足

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
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
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
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
年議遣工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
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
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

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

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脚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歲運所至之數。備具于后。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

無剥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

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

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

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至元二十年。四

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餘。〇二

十一	年	二	十	九	萬	五	百	石	至	者	二	十	七	萬	五	千	石	細
六	百	一	十	石	所	失	者	一	萬	四	千	八	百	石	九	十	石	分
分	之	每	石	欠	五	升	一	合	餘	○	二	十	二	年	一	十	石	二
石	至	者	九	萬	七	百	七	十	一	石	所	失	者	九	千	二	百	石
二	十	年	五	十	石	細	分	之	每	石	欠	九	升	二	合	餘	○	二
三	年	五	十	七	萬	八	千	五	百	石	至	者	二	十	石	合	餘	
萬	三	千	九	百	七	十	八	千	五	百	石	所	失	者	一	十	石	四
百	七	十	石	細	分	之	每	石	欠	二	斗	四	升	九	萬	四	千	五
二	十	年	四	年	三	十	萬	石	至	者	二	十	九	萬	七	百	石	每
四	十	六	年	三	十	萬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四	百	石	五	十	石
每	石	欠	八	合	餘	○	二	十	五	年	四	十	萬	石	至	者	三	百
十	九	萬	七	千	六	百	五	十	五	石	所	失	者	二	千	三	百	石
四	十	五	石	細	分	之	每	石	欠	五	合	餘	○	二	十	六	年	九
九	十	三	萬	五	千	石	至	者	九	十	一	萬	九	千	九	百	石	每
十	三	石	所	失	者	一	萬	五	千	七	石	細	分	之	每	石	每	
五	千	石	至	者	一	百	五	十	一	萬	三	千	八	百	石	五	十	石
石	所	失	者	八	萬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石	細	分	之	每	石	每
二	百	五	十	石	至	者	一	百	二	十	八	萬	一	千	六	百	石	每

十	五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四	萬	五	千	六	百	石	每	石	每	
細	分	之	每	石	欠	一	斗	六	升	餘	○	二	十	六	百	石	每	
四	十	萬	七	千	四	百	石	所	失	者	四	萬	五	千	三	百	石	每
五	百	一	十	三	石	所	失	者	二	萬	四	千	八	百	石	每	石	
斗	八	千	石	至	者	八	十	八	萬	七	千	五	百	石	每	石	每	
萬	八	千	石	至	者	九	十	八	萬	七	千	五	百	石	每	石	每	
所	失	者	二	萬	四	百	石	所	失	者	九	十	八	萬	七	千	五	百
合	餘	○	三	十	一	年	五	十	一	萬	四	千	五	百	石	每	石	
石	至	者	五	十	九	萬	三	千	五	百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石	
萬	九	百	九	十	萬	三	千	五	百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石	每	
者	三	千	四	百	七	十	四	萬	五	百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石	
○	大	德	元	四	百	七	十	四	萬	五	百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石
四	萬	八	千	一	年	六	十	五	萬	八	千	石	所	失	者	二	十	石
十	四	石	細	分	之	每	石	欠	六	升	一	萬	三	千	七	百	石	每
九	百	五	十	千	七	百	石	所	失	者	三	十	一	萬	七	百	石	每
石	四	萬	二	千	七	百	石	所	失	者	三	十	一	萬	七	百	石	每
萬	四	千	五	百	五	十	石	所	失	者	三	十	一	萬	七	百	石	每

分	七	十	石	三	八	九	十	年	百	一	七	七	十	百	十	萬	年	千	至
之	千	萬	細	百	十	十	六	一	八	百	年	百	二	三	八	九	七	五	者
每	七	八	分	四	四	六	萬	百	十	六	一	三	萬	十	千	千	百	七	
口	十	千	之	十	萬	石	三	六	三	十	百	九	八	細	六	九	八	十	
欠	八	一	每	七	三	細	千	十	石	二	六	五	千	萬	分	百	萬	十	
五	石	百	石	石	千	分	三	七	細	萬	十	石	一	三	之	五	六	二	
升	所	九	欠	所	三	之	百	萬	分	八	五	細	百	千	每	十	千	石	
餘	失	十	二	失	二	每	一	二	之	千	萬	分	四	八	石	五	細	千	
○	者	九	升	者	五	石	十	千	每	五	九	之	十	八	三	失	二	之	
十	二	石	合	者	四	者	欠	三	九	石	百	千	每	八	石	十	升	者	
五	萬	一	餘	○	萬	七	至	五	石	百	八	四	石	十	三	三	二	八	
八	百	三	者	一	石	八	者	合	所	九	石	百	九	三	失	石	合	萬	
十	年	十	○	千	萬	六	者	千	七	石	升	所	九	十	升	者	○	千	
六	百	十	一	百	六	之	者	六	十	○	者	至	八	者	一	九	五	者	
十	萬	一	二	萬	九	每	者	十	九	者	合	者	一	石	合	萬	一	六	
三	萬	三	三	萬	四	千	者	十	五	年	一	餘	三	石	合	萬	一	六	
十	萬	三	三	萬	十	每	者	十	五	年	一	餘	三	石	合	萬	一	六	
六	萬	三	三	萬	十	千	者	十	五	年	一	餘	三	石	合	萬	一	六	
石	六	千	七	千	石	百	者	十	五	年	一	餘	三	石	合	萬	一	六	
細	百	千	分	七	八	細	者	十	五	年	一	餘	三	石	合	萬	一	六	

八	二	文	十	萬	分	六	二	石	所	十	升	所	千	分	五	十	分	六	五
十	百	每	二	三	之	十	百	欠	失	二	一	失	二	之	百	四	之	百	千
五	二	石	石	千	每	六	一	七	者	石	合	者	百	每	三	萬	每	七	四
石	十	欠	所	五	石	石	十	升	二	至	餘	七	四	石	一	石	十	百	二
所	八	七	失	百	欠	所	二	一	十	者	○	萬	石	欠	百	欠	九	二	十
失	石	合	者	五	三	失	石	合	萬	二	三	七	至	三	升	四	一	石	二
者	至	餘	一	石	升	者	至	餘	九	百	年	九	千	者	升	二	升	所	二
一	者	○	萬	至	四	九	者	○	千	七	二	九	二	餘	三	八	二	失	石
十	二	年	五	者	合	萬	二	四	六	十	百	百	百	○	萬	石	合	者	至
五	百	年	千	二	餘	九	百	年	百	一	九	四	三	二	七	至	餘	二	者
萬	一	二	八	百	○	千	七	二	一	萬	十	石	十	年	千	者	○	萬	一
八	十	百	百	六	皇	九	百	八	十	百	六	二	細	八	二	六	一	至	七
百	五	三	三	萬	慶	百	七	八	九	千	萬	分	萬	百	百	四	二	元	四
三	萬	十	十	七	元	四	萬	十	石	九	六	之	六	四	四	二	元	四	十
十	萬	一	三	十	年	十	三	七	細	百	千	每	千	十	十	年	一	三	萬
三	千	萬	石	六	二	六	千	萬	分	十	五	石	三	六	五	萬	一	三	萬
石	六	七	細	百	百	石	二	三	之	三	百	欠	百	萬	石	二	百	石	四
細	百	千	分	七	八	細	百	千	每	石	三	百	石	四	細	千	二	細	千

至者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天曆元年。三百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九石。至者三百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九石。所失者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石。至者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石。所失者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餘。○以上元史所載。歲運所至及所失之數。史又云。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二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矣。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穎盜起。方國瓛張士誠據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顏帖木兒。以海運于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瓛。具舟二賊互相猜忌。

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

末六也。哀丐于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勲戚權貴。衣錦繡袍。珠玉而揚。腹忍饑。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嘆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覩未形之患。為先事之謀。恒思於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致于此乎。矧今建國于燕。而又承其後。雖

天祿國家

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

深長思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渡里。

立縣西南陸運至淇門。在濬縣西南一百八

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之

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

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

淤塞。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

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

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

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牐。洪武三

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

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

河遂淤。而往來者悉內陸。以至德州下河。我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埽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

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微用人為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至於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開創之功雖在勝國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則有待於聖朝焉。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

禹疏鑿隋場開圳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顯在于宋臣不敢以為然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運道秋後春初往往乾澁舟行艱阻有妨歲計九月以後宜於清口入淮處暫築小壩高二三尺許截水以過舟又於直沽河流轉下海處橫作木閘以遏水其有淺處兩際宜各去七八里許橫立木柵以限舟柵中開門當中浚深黃河可容兩舟許分道上下行舟。漕官於此分籌被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罷之如此則河流有所限制船柁不至齊塞而運道四時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

河道道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陂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壩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壩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

即今在都城中

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此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潴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牐以司啓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牐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啓自慶牐以東每牐之旁皆為月河以容俟牐之舟

此無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為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騾踣斃脚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開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

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
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
皆許於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
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
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於中
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
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牌原設牌夫編為
甲乙專一脩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
於提舉司出脩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糶
石傭工作之費又所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

等從公量定脚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
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

聞來為定例如此則輸輓通利所費者不過民
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
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况河道狹而
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啓閉動經旬日有妨嗣
歲之計且又每牒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
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脩
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文移工
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

議其於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斗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夜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而未易行也

臣按董搏霄人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於救荒就用饑民接運因以哺之併其力以達粟於無食之地蓋亦兩得其濟與夫漕黃河者其於三門底柱之險其間一帶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以上漕輓之宜臣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

江北至大莫。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埭者。即元史所謂會源埭也。泗水出泗水縣沂出沂水縣出曲出寧陽縣汶原有三。一出萊蕪。諸水畢阜縣會于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為埭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北降百十有六尺。為埭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

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邗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漣。沱。河之水。通論諸埭。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

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
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
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擲比居民鱗次
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
極處諸肺於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
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洄速是凡三千七百
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
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決旬可到
為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

生過康請跨河為城爾際各為水門以通
舟楫而包圍臣請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
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慮豫防之一事
也臣愚以祀人之智過為

天憲惟

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